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封神演義一改 第二回 冀州侯蘇護反商

次日早朝，聚兩班文武朝賀畢。紂王便問當駕官：「即傳朕旨意，頒行四鎮諸侯，與朕每一鎮地方揀選良家美女百名，不論富貴貧賤，只以容貌端莊，性情和婉，禮度閒淑，舉止大方，以充後宮役使。」

只見左班中一人應聲出奏，俯伏言曰：「老臣商容啟奏陛下：君有道則萬民樂業，不令而從。況陛下後宮美女，不啻千人，嬪御而上，又有妃后。今弊空欲選美女，恐失民望。此時水旱頻仍，乃事女色，實不應為陛下所取也。」

「堯、舜與民偕樂，以仁德化天下。今陛下若取近時之樂，則目眩多色，耳聽淫聲，沉湎酒色，此乃無道敗亡之象也。老臣待罪首相，位列朝綱，侍君三世，不得不啟陛下。臣願陛下：進賢，退不肖，修行仁義，通達道德，則和氣貫於天下。自然民富財豐，天下太平，四海雍熙，與百姓共享無窮之福。」

「況今北海干戈未息，正宜修其德，愛其民，惜其財費，重其使令，雖堯、舜不過如是；又何必區區選侍，然後為樂哉？臣愚不識忌諱，望祈容納。」

紂王沉思良久，「卿言甚善，朕即免行。」言罷，群臣退朝，聖駕還宮。

紂王八年，夏四月，天下四大諸侯率領八百鎮朝覲於商。那四鎮諸侯乃東伯侯姜桓楚，南伯侯鄂崇禹，西伯侯姬昌，北伯侯崇侯虎。天下諸侯俱進朝歌。

此時太師聞仲不在都城，紂王寵用費仲、尤渾。各諸侯俱知二人把持朝政，擅權作威，少不得先以禮賄之以結其心。

內中有位諸侯，乃冀州侯，姓蘇名護，此人生得性如烈火，剛方正直，那裏知道奔競夤緣？平昔見稍有不公不法之事，便執法處分，不少假借，故此與二人俱未曾送有禮物。

費、尤二人查天下諸侯俱送有禮物，獨蘇護並無禮單，心中大怒，懷恨於心。

其日元旦吉晨，天子早朝，設聚兩班文武，眾官拜賀畢。

黃門官啟奏陛下：「今年乃朝賀之年，天下諸侯皆在午門外朝賀，聽候玉音發落。」

紂王問首相商容，容曰：「陛下止可宣四鎮首領臣面君，採問民風土俗，淳龐澆競，國治邦安，其餘諸侯俱在午門外朝賀。」

天子聞言道：「卿言極善。」隨命黃門官傳旨：「宣四鎮諸侯見駕，其餘午門朝賀。」

四鎮諸侯整齊朝服，輕搖玉珮，進午門，行過九龍橋，至丹墀，山呼朝拜畢，俯伏在地。

王慰勞曰：「卿等與朕宣猷贊化，撫綏黎庶，鎮攝荒服，威遠寧邇，多有勤勞，皆卿等之功耳。朕心喜悅。」

東伯侯奏曰：「臣等荷蒙聖恩，官居總鎮。臣等自叨職掌，日夜兢兢，常恐不克負荷，有辜聖心；縱有犬馬微勞，不過臣子分內事，尚不足報涓涓於萬一耳，又何勞聖心垂念！臣等不勝感激！」

天子龍顏大喜，命首相商容、亞相比干於顯慶殿治宴相待。四臣叩頭謝恩，離丹墀前至顯慶殿，相序筵宴。

天子退朝至便殿，宣費仲、尤渾二人，問曰：「前卿奏朕，欲令天下四鎮大諸侯進美女，朕欲頒旨，又被商容諫止；今四鎮諸侯在此，明早召入，當面頒行，俟四人回國，以便揀選進獻，且免使臣往返。二卿意下若何？」

費仲俯伏奏曰：「首相諫止採選美女，陛下當日容納，即行停旨，此美德也。臣下共知，眾庶共知，天下景仰。今一旦復行，是陛下不足以取信於臣民，切為不可。臣近訪得冀州侯蘇護有一女，豔色天姿，幽閒淑性，若選進宮幃，隨侍左右，堪任役使。況選一人之女，又不驚擾天下百姓，自不動人耳目。」

紂王聽言，不覺大悅，「卿言極善！」即命隨侍官傳旨：「宣蘇護。」

使命來至館驛傳旨：「宣冀州侯蘇護商議國政。」

蘇護即隨使命至龍德殿朝見，禮畢，俯伏聽命。

王曰：「朕聞卿有一女，德性幽閒，舉止中度，朕欲選侍後宮。卿為國戚，食其天祿，受其顯位，永鎮冀州。坐享安康，名揚四海，天下莫不欣羨。卿意下如何？」

蘇護聽言，正色而奏曰：「陛下宮中，上有后妃，下至嬪御，不啻數千。妖冶嫵媚，何不足以悅王之耳目？乃聽左右諂諛之言，陷陛下於不義。況臣女蒲柳陋質，素不諳禮度，德色俱無足取。乞陛下留心邦本，連斬此進讒言之小人。使天下後世知陛下正心修身，納言聽諫，非好色之君，豈不美哉！」

紂王大笑曰：「卿言甚不諳大體！自古及今，誰不願女作門楣。況女為后妃，貴敵天子；卿為皇親國戚，赫奕顯榮，孰過於此！卿毋迷惑，當自裁審。」

蘇護聞言，不覺厲聲言曰：「臣聞人君修德勤政，則萬民悅服，四海景從，天祿永終。昔日有夏失政，淫荒酒色；惟我祖宗不邇聲色，不殖貨財；德懋懋官，功懋懋賞，克寬克仁，方能割正有夏，彰信兆民，邦乃其昌，永保天命。」

「今陛下不取法祖宗，而效彼夏王，是取敗之道也。況人君愛色，必顛覆社稷；卿大夫愛色，必絕滅宗廟；士庶人愛色，必戕賊其身。且君為臣之標準，君不向道，臣下將化之，而朋比作奸，天下事尚忍言哉！臣恐商家六百餘年基業，必自陛下紊亂之矣。」

紂王聽蘇護之言，勃然大怒曰：「君命召，不俟駕；君賜死，不敢違；況選汝一女為后妃乎！敢以謇言忤旨，面折朕躬，以亡國之君匹朕，大不敬孰過於此！著隨侍官，拿出午門，送法司勘問正法！」

左右隨將蘇護拿下。

轉出費仲、尤渾二人，上殿俯伏奏曰：「蘇護忤旨，本該勘問；但陛下因選侍其女，以致得罪；使天下聞之，道陛下輕賢重色，阻塞言路。不若赦之歸國，彼感皇上不殺之恩，自然將此女進貢宮闈，以待皇上。庶百姓知陛下寬仁大度，納諫容流，而保護有功之臣。是一舉兩得之意，願陛下准臣施行。」

紂王聞言，天顏少霽，「依卿所奏。即降赦，令彼還國，不得久羈朝歌。」

聖旨一下，迅如烽火，即催逼蘇護出城，不容停止。

那蘇護辭朝回至驛亭，眾家將接見慰問：「聖上召將軍進朝，有何商議？」

蘇護怒罵曰：「無道昏君，不思量祖宗德業，寵信讒臣諂媚之言，欲選吾女進宮為妃。此必是費仲、尤渾以酒色迷惑君心，欲專朝政。我聽旨不覺直言諫諍，昏君道我忤旨，拿送法司。二賊子又奏昏君，赦我歸國，諒我感昏君不殺之恩，必將吾女送進朝歌，以遂二賊奸計。」

「我想聞太師遠征，二賊弄權。眼見昏君必荒淫酒色，紊亂朝政，天下荒荒，黎民倒懸，可憐成湯社稷化為烏有。我自思：若不將此女進貢，昏君必興問罪之師；若要送此女進宮，以後昏君失德，使天下人恥笑我不智。諸將必有良策教我。」

眾將聞言，齊曰：「吾聞『君不正則臣投外國』，今主上輕賢重色，眼見昏亂。不若反出朝歌，自守一國，上可以保宗社，下可保一家。」

此時蘇護正在盛怒之下，一聞此言，不覺性起，便曰：「大丈夫不可做不明事。」叫左右：「取文房四寶來，題詩在午門牆上，以表我永不朝商之意。」詩曰：

「君壞臣綱，有敗五常。冀州蘇護，永下朝商！」

蘇護題了詩，領家將逕出朝歌，奔本國而去。

且言紂王見蘇護當面折諍一番，不能遂願，躊躇不悅。

只見看午門內臣俯伏奏曰：「臣在午門，見牆上蘇護題有反詩十六字，不敢隱匿，伏乞聖裁。」隨侍接詩鋪在御案上。

紂王一見，大罵：「賊子如此無禮！朕體上天好生之德，不殺鼠賊，赦令歸國，彼反寫詩午門，大辱朝廷，罪在不赦！」即命：「宣殷破敗、晁田、魯雄等，統領六師，朕須親征，必滅其國！」當駕官隨宣魯雄等見駕。

不一時，魯雄等朝見，禮畢。

王曰：「蘇護反商，題詩午門，甚辱朝綱，情殊可恨，法紀難容。卿等統人馬廿萬為先鋒，朕親率六師，以聲其罪。」

魯雄聽罷，低首暗想：「蘇護乃忠良之士，素懷忠義，何事觸忤天子，自欲親征，冀州休矣！」

遂俯伏奏曰：「蘇護得罪於陛下，何勞御駕親征。況且四大鎮諸侯俱在都城，尚未歸國。陛下可點一二路征伐，以擒蘇護，明正其罪。自不失撻伐之威，何必聖駕遠事其地？」

紂王問曰：「四侯之內，誰可征伐？」

費仲在傍，出班奏曰：「冀州乃北方崇侯虎屬下，可命侯虎征伐。」紂王即准施行。

魯雄在側自思：「崇侯虎乃貪鄙暴橫之夫，提兵遠征，所經地方，必遭殘害，黎庶何以得安。現有西伯姬昌，仁德四布，信義素著。何不保舉此人，庶幾兩全。」

紂王方命傳旨，魯雄奏曰：「侯虎雖鎮北地，恩信尚未孚於人，恐此行未能伸朝廷威德。不如西伯姬昌，仁義素聞，陛下若假以節鉞，自不勞矢石，可擒蘇護，以正其罪。」

紂王思想良久，俱准奏。特旨令二侯秉節鉞，得專征伐。使命持旨到顯慶殿宣讀。

四鎮諸侯正與二相飲宴未散，忽報「旨意下」，不知何事。

天使曰：「西伯侯、北伯侯接旨。」

二侯出席接旨，跪聽宣讀：「詔曰：朕聞冠履之分維嚴，事使之道無兩，故君命召，不俟駕；君賜死，不敢返命；乃所以隆尊卑，崇任使也。茲不道蘇護，狂悖無禮，立殿忤君，紀綱已失，被赦歸國，不思自新，輒敢寫詩午門，安心叛主，罪在不赦。賜爾姬昌等節鉞，便宜行事，往懲其忤，毋得寬縱，罪有攸歸。故茲詔示汝往。欽哉。謝恩。」

天使讀畢，二侯謝恩平身。姬昌對二丞相、三侯伯言曰：「蘇護朝商，未進殿庭，未參聖上；今詔旨有『立殿忤君』，不知此語何來？且此人素懷忠義，累有軍功，午門題詩，必有詐偽。」

「天子聽信何人之言，欲伐有功之臣。恐天下諸侯不服。望二位丞相明日早朝見駕，請察其詳。蘇護所得何罪？果言而正，伐之可也；倘言而不正，合當止之。」

比干言曰：「君候言之是也。」

崇侯虎在傍言曰：「『王言如絲，其出如綸。』今詔旨已出，誰敢抗違。況蘇護題詩午門，必然有據；天子豈無故而發此難端。今諸侯八百，俱不遵王命，大肆猖獗，是王命不能行於諸侯，乃取亂之道也。」

姬昌曰：「公言雖善，是執其一端耳。不知蘇護乃忠良君子，素秉丹誠，忠心為國，教民有方，治兵有法。數年以來，並無過失，今天子不知為誰人迷惑，輿師問罪於善類。此一節恐非國家之祥瑞。只願當今不事干戈，不行殺伐，共樂堯年。況兵乃凶象，所經地方，必有驚擾之虞，且勞民傷財，窮兵黷武，師出無名，皆非盛世所宜有者也。」

崇侯虎曰：「公言固是有理，獨不思君命所差，概不由己？且煌煌天語，誰敢有違，以自取欺君之罪。」

昌曰：「既如此，公可領兵前行，我兵隨後便至。」

西伯便對二丞相言：「侯虎先去，姬昌暫回西岐，領兵續進。」遂各辭散。

次日，崇侯虎下教場，整點人馬，辭朝起行。

且言蘇護離了朝歌，同眾士卒，不一日回到冀州。護之長子蘇全忠率領諸將出郭迎接，父子相會進城。帥府下馬，眾將到殿前見畢。

護曰：「當今天子失政，不知那一個奸臣，暗奏吾女姿色，昏君宣吾進殿，欲將吾女選立宮妃。彼時被我當面諫諍，不意昏君大怒，將我拿問忤旨之罪。時有費仲、尤渾二人保奏，將我赦回，欲我送女進獻。彼時我心甚不快，偶題詩帖於午門而反商，昏君必點諸侯前來問罪。眾將官聽令：且將人馬訓練，城垣多用滾木砲石，以防攻打之虞。」

諸將聽令，日夜防維，不敢稍懈，以待廝殺。

崇侯虎領五萬人馬，即日出兵，離了朝歌，望冀州進發。

大兵正行，所過州府縣道，非止一日。前哨馬來報：「人馬已至冀州，請千歲軍令定奪。」

侯虎安下營寨，早有報馬報進冀州。

蘇護問曰：「是那路諸侯為將？」

探事回曰：「乃北伯侯崇侯虎。」

蘇護大怒曰：「若是別鎮諸侯，還有他議；此人素行不道，斷不能以禮解釋。不若乘此大破其兵，以振軍威，且為萬姓除害。」傳令：「點兵出城廝戰！」

眾將聽令，各整軍器出城，一聲砲響，殺氣振天。城門開處，將軍馬一字擺開。

蘇護大叫曰：「傳將進去，請主將轅門答話！」探事馬飛報進營。

侯虎傳令整點人馬，兩杆龍鳳繡旗門開處，侯虎坐逍遙馬，飛鳳盔，金鎖甲，大紅袍，玉束帶，紫驊騮，斬將大刀，擔於鞍轡之上。統領眾將出營，後有長子崇應彪壓住陣腳。

蘇護一見，馬上欠身曰：「賢侯別來無恙，不才甲冑在身，不能全禮。今天子無道，輕賢重色，不思量留心邦本；聽讒佞之言，強納臣子之女為妃，荒淫酒色，不久天下變亂。不才自各守邊疆，賢侯何故興此無名之師？」

崇侯聽言大怒曰：「你忤逆天子詔旨，題反詩於午門，是為賊臣，罪不容誅。今奉詔問罪，則當肘膝轅門，尚敢巧言支吾，持兵貫甲，以騁其強暴哉！」崇侯回顧左右：「誰與我擒此逆賊？」

言未了，左哨下有一將，頭帶鳳翅盔，黃金甲，大紅袍，獅鬘帶，青驄馬。厲聲而言曰：「待末將擒此叛賊！」連人帶馬奔至軍前。

這壁廂有蘇護之子蘇全忠，認得是偏將梅武，刺斜裏縱馬搖戟曰：「慢來！」

梅武曰：「蘇全忠，你父子反叛，得罪天子。今強欲抗天兵，是自取滅族之禍矣。」

全忠拍馬搖戟，劈胸來刺。梅武手中斧劈面相迎。

兩馬相交，二十回合，蘇全忠一戟刺梅武於馬下。

蘇護見子得勝，傳令擂鼓。冀州陣上大將趙丙、陳季貞縱馬掄刀殺將來。一聲喊起，只殺的愁雲蕩蕩，旭日輝輝，尸橫遍野，血濺成渠。

侯虎麾下金葵、黃元濟、崇應彪且戰且走，敗至十里之外。

蘇護傳令鳴金收兵，同城到帥府，昇殿坐下，賞勞有功諸將，「今日雖大破一陣，彼必整兵復讎，不然定請兵益將，冀州必危，如之奈何？」

副將趙丙上前言曰：「君侯今日雖勝，而征戰似無已時。前者題反詩，今日殺軍斬將，拒敵王命，此皆不赦之罪。況天下諸侯，非止侯虎一人，倘朝廷盛怒之下，又點幾路兵來，冀州不過彈丸之地，誠所謂以石投水，立見傾危。」

「若依末將愚見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侯虎新敗，不過十里遠近。乘其不備，人啣枚，馬摘轡，暗劫營寨，殺彼片甲不存，方知我等利害。然後再尋那一路賢良諸侯，依附於彼，庶可進退，亦可以保全宗社。不知君侯尊意何如？」

護聞此言大悅，曰：「公言甚善，正合吾意。」

即傳令：命子全忠領三千人馬出西門十里，五岡鎮埋伏。陳季貞統左營，趙丙統右營，護自統中營。時值黃昏之際，捲旛息鼓，人皆啣枚，馬皆摘轡，聽炮為號。

崇侯虎恃能妄作，提兵遠伐，孰知今日損軍折將，心甚羞慚。只得將敗殘軍兵收聚，扎下行營，納悶中軍，鬱鬱不樂，對眾將曰：「吾自行軍，征伐多年，未嘗有敗；今日折了梅武，損了三軍，如之奈何？」

旁有大將黃元濟諫曰：「君侯豈不知勝敗乃兵家常事，想西伯侯大兵不久即至，破冀州如反掌耳。君侯且省愁煩，宜當保重。」

侯虎軍中置酒，令眾將歡飲。

且言蘇護把人馬暗暗調出城來，只待劫營。時至初更，已行十里。探馬報與蘇護，護即傳令，將號砲點起。一聲響亮，如天崩地塌，三千鐵騎，一齊發喊，衝殺進營，好生利害。

蘇護一騎馬，一條鎗，直殺入陣來，捉拿崇侯虎。左右營門，喊聲振地。

崇侯虎正在夢中聞見殺聲，披袍而起，上馬提刀，沖出帳來。

只見燈光影裏，看蘇護金盔金甲，大紅袍，玉束帶，青驄馬，火龍鎗，大叫曰：「侯虎休走！速下馬受縛！」撚手中鎗劈心刺來。

崇侯虎落慌，將手中刀對面來迎，兩馬交鋒。正戰時，只見這崇侯虎長子應彪帶領金葵、黃元濟殺將來助戰。崇營左糧道門趙丙殺來，右糧道門陳季貞殺來。兩家混戰，晝夜交兵。四下裏齊舉火把，營裏數員戰將廝殺。開弓射箭，喊天振地，只殺得滿營炮響沖霄漢，星月無光。

蘇護有心劫營，崇侯虎不曾防備，冀州人馬以一當十。金葵正戰，早被趙丙一刀砍於馬下。侯虎見勢不能支，且戰且走。有長子應彪保父，殺一條路逃走，好似喪家之犬，漏網之魚。冀州人馬，凶如猛虎，惡似豺狼，只殺的尸橫遍野，血滿溝渠。

崇侯率兵急忙奔走，夜半更深，不認路途而行，只要保全性命。蘇護趕殺侯虎敗殘人馬約二十餘里，始傳令鳴金收軍。

崇侯虎父子，領敗兵迤邐望前正走，只見黃元濟、孫子羽催後軍趕來，打馬而行。

侯虎在馬上叫眾將言曰：「吾自提兵以來，未嘗大敗；今被逆賊暗劫吾營，黑夜交兵，未曾準備，以致損折軍將。此恨如何不報！吾想西伯侯姬昌自在安然，違避旨意，按兵不動，坐觀成敗，真是可恨！」

長子應彪答曰：「軍兵新敗，銳氣已失，不如按兵不動，遣一軍催西伯侯起兵前來接應，再作區處。」

侯虎曰：「我兒所見甚是，到天明收住人馬，再作別議。」

言未畢，一聲炮響，喊殺連天，只聽得叫：「崇侯虎快快下馬受死！」

侯虎父子、眾將，急向前看時。見一員小將，束髮金冠，金抹額，雙搖兩根雉尾，大紅袍，金鎖甲，銀合馬，畫杆戟，面如滿月，唇若塗硃，厲聲大罵：「崇侯虎，吾奉父親之命，在此候爾多時。可速倒戈受死！還不下馬，更待何時！」

侯虎大罵曰：「好賊子！你父子謀反，忤逆朝廷，殺了朝廷命官，傷了天子軍馬，罪業如山。寸磔汝尸，倘不足以贖其辜。偶爾晝夜中賊奸計，輒敢在此耀武揚威，大言不慚。不日天兵一到，汝父子死無葬身之地。誰與我拿此反賊？」

黃元濟縱馬舞刀，直取蘇全忠。全忠用手戟，對面相還，兩馬相交，一場大戰，不分勝負。

孫子羽縱馬舞叉，雙戰全忠。全忠大喝一聲，刺子羽於馬下，復奮勇來戰侯虎。

侯虎父子雙迎上來，戰住全忠。全忠抖擻神威，好似弄風猛虎，攪海蛟龍，戰住三將。正戰間，全忠賣個破綻，一戟把崇侯虎護腿金甲挑下了半邊。

侯虎大驚，將馬一夾，跳出圍來，往外便走。崇應彪見父親敗走，急急心慌，慌了手腳，不提防被全忠當心一戟刺來。應彪急閃時，早中左臂，血淋袍甲，幾乎落馬。眾將急上前架住，救得性命，望前逃走。

全忠欲要追趕，又恐黑夜之間不當穩便，只得收了人馬進城。此時天色漸明，兩邊來報蘇護。

護令長子到前殿問曰：「可曾拿了那賊？」

全忠答曰：「奉父親將令，在五岡鎮埋伏，至半夜敗兵方至，孩兒奮勇刺死孫子羽；挑崇侯虎護腿甲；傷崇應彪左臂，幾乎落馬，被眾將救逃。奈黑夜不敢造次追趕，故此回兵。」

蘇護曰：「好了這老賊！我兒且自安息。」